

經濟叢書社叢書之一

體於  
集一第

馬寅初演講集

第一集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Lectures on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in China  
 By Professor Ma Yin Ch'u, PH. D.  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  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

設 印



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※

演講者 馬寅初  
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 
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 
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

（經濟叢書社叢書之一）  
 馬寅初演講集（第二集）

（每集定價大洋一元）  
 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馬寅初  
 商務印書館  
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 
 商務印書館  
 上海棋盤街中市  
 商務印書館  
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  
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 
 蘭州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 
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 
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 
 張家口

# 馬寅初演講集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銀行之根本問題·····        | 一     |
| 二 吾國惡幣之影響·····        | 十四    |
| 三 中國的交易所·····         | 三十七   |
| 四 上海交易所前途之推測·····     | 六十    |
| 五 上海一百四十個交易所·····     | 六十四   |
| 六 吾國幣制之整理·····        | 七十六   |
| 七 外國貨幣買賣之危險·····      | 八十六   |
| 八 經濟學中之重要哲理·····      | 八十九   |
| 九 通貨派與銀行派之學說·····     | 一百八   |
| 十 中外國際貿易之比較·····      | 一百十一  |
| 十一 今日之輕質銅元問題如何解決····· | 一百二十  |
| 十二 中外匯兌之缺點·····       | 一百二十六 |
| 十三 貨幣之起源·····         | 一百二十九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四  | 信託公司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一百三十七 |
| 十五  | 吾國信託公司前途之推測·····       | 一百四十七 |
| 十六  | 中國的經濟問題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百五十一 |
| 十七  | 評今日我國之講社會主義者·····      | 一百五十六 |
| 十八  | 銀行及交易所與社會之關係·····      | 一百六十二 |
| 十九  | 批評普通人對於銀行與錢莊之心理·····   | 一百六十四 |
| 二十  | 吾國商界與銀行界須注意於商業票據·····  | 一百六十七 |
| 二十一 | 國鈔擠兌不合乎經濟原則·····       | 一百七十二 |
| 二十二 | 世界最大之國家銀行如何維持·····     | 一百七十六 |
| 二十三 | 關餘與國鈔擠兌之關係·····        | 一百八十一 |
| 二十四 | 今日洋商銀行之勢力·····         | 一百八十三 |
| 二十五 | 中國之九大經濟問題·····         | 一百八十七 |
| 二十六 | 一千四百萬鹽餘國庫券之利息如何計算····· | 一百九十三 |
| 二十七 | 中國國際貿易之真相·····         | 一百九十八 |
| 二十八 | 十一年公債之市價如何計算·····      | 二百七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十九 | 創設農工銀行之必要·····          | 二百十五  |
| 三十  | 馬克斯學說與李士特學說二者孰宜於中國····· | 二百二十  |
| 三十一 | 上海金融狀況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二百二十八 |
| 三十二 | 太平洋會議與吾國關稅問題·····       | 二百三十一 |
| 三十三 | 裁釐加稅問題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二百三十六 |
| 三十四 | 中國銀行所居之地位·····          | 二百四十一 |
| 三十五 | 地方財政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二百四十五 |
| 三十六 | 中國重利問題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二百四十九 |
| 三十七 | 吾國銀行發行鈔票困難之原因·····      | 二百六十九 |
| 三十八 | 何謂經濟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二百七十三 |
| 三十九 | 金融界應注意之要點·····          | 二百七十七 |
| 四十  | 好政府與好商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二百八十  |
| 四十一 | 吾國關稅與幣制的關係·····         | 二百八十三 |
| 四十二 | 讀晏君才傑著公債論抒所見·····       | 二百九十三 |
| 四十三 | 經濟界之危險預防法·····          | 三百一  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四十四 中國公債問題····· | 三百十五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
# 馬寅初演講集

## 銀行之根本問題

九年十月十九日在  
吳淞中國公學演講

孫錫麒  
朱樸 筆記

### 第一次

經濟界之恐慌與恐慌之結果——預防之法——關於信用之學說；(一)英人梅克里奧特 (Macleod) 之說；(二)德人克尼司 (Knies) 之說——兩派之學說互異以其觀察點不同——兩說之評論

——兩說之調和——營銀行業者之預防法。

今天講的是銀行之根本問題。銀行的根本問題，爲數甚多，不能一一指摘出來，今天不過擇其最普通而最重大的來講。

就中國現今的情形而論，銀行是很要緊，保險業也是很要緊，但現在中國的保險業，大半都是外人所辦。鐵路亦是很要緊，但現在中國的鐵路，大半都是國有的，而且這些國有的鐵路，大半都在北方，在南方幾省，仍舊是絕少；自東至西的鐵路如川漢鐵路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造成。其中銀行業在中國倒很發達；除了新式的銀行以外，還有無數舊式的錢莊，所以我們來研究銀行。

銀行所最恐怖的是亂七八糟，濫發紙幣等，因之而發生恐慌。但現在中國的經濟界所發生的恐慌，大半却是政治上的恐慌而非經濟上的恐慌；如袁世凱想做皇帝咧，張勳復辟咧，直皖戰爭咧，最近的李純去世咧，這些

政治上的變化，在在都要影響到銀行。然無論是政治上的恐慌，經濟上的恐慌，總是恐慌，我們對於這種恐慌，不可不想出一個防備的方法來預防，預防的方法怎麼樣呢？就是謹慎從事。銀行是各種營業的中心機關，近銀行四週的各種正當營業，缺款的時候，都可以向銀行借款，但一有恐慌，紙幣兌現，存款取出，銀行就很危險，所以銀行最應當謹慎。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就是怎麼能使銀行不發生恐慌，不倒閉。

這個問題是很要緊的，無論是去學商學法，將來有志於商業，想做官當議員，都應該要知道的。

市面是要靠銀行來維持的，怎麼維持呢？那麼，不能不先研究「信用」(Credit)，信用就是銀行的根本。研究信用的學說最著者，有兩種：一個是英人梅克里奧特 (Macleod)，一個是德人克尼司 (Knies)。梅克里奧特的學說，就是「信用可以製造資本」，「信用就是資本」。

他的學說的理由，我來做個淺近的例子來說，譬如上海有一個棉商某甲，跑到無錫某處去收買棉花，甲一時手中無錢，他就到銀行裏去借款，銀行給了他兌換券，他拿了這幾張兌換券就可以到某處去取棉花，兌換券的本身，不過是一張紙，紙又不值甚麼錢，怎麼可以去交換棉花呢？這就是信用。這樣，信用豈不是可以製造資本嗎？信用豈不就是資本嗎？

梅克里奧特是英人，怎麼會有這種學說呢？那時蘇格蘭有種借款，叫做 Cash credit，譬如有一個農夫某甲要向銀行借款一萬元，乙丙二人做保人，因這種借款並無什麼抵押品，乙丙二人平素曉得某甲是個靠得住的人，所以肯替他做保人，但銀行借給某甲的，並不是一萬塊現洋錢，不過是信用，甲得了這種信用，就可以當錢

用，譬如向丁買物，就給他一紙支票，丁可以到銀行去取錢，但仍舊是沒有現錢可見，不過在賬上，將某甲的錢轉到某丁的賬上而已。這樣來往，無現錢可見，要是沒有信用，怎麼可以呢？有了這種信用，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，譬如某某用了這種信用，去開墾一片荒地，就能生產了，那麼，信用不是能够製造資本嗎？信用豈不就是資本嗎？這樣看來，梅克里奧特的「信用可以製造資本」那句話的理由很充足。

克尼司的學說，恰巧與梅克里奧特的學說相反，他說信用決不能造資本的，他說兩個人在同時決不能用一物的，譬如一匹馬你騎了去，同時我就不能騎了。

譬如上海的綢緞莊大綸，寫信到杭州去買綢緞，照中國的習慣是不當場付錢的，等貨到了，大家記在賬上，如杭州的賬上是付給大綸多少綢緞，大綸的賬上是收到杭州的綢緞多少，要等到月底，纔付清一部份，其餘的還要等到節上付，直到年底，纔完全付清。

這樣杭州何以肯先交貨而後收錢呢？無非是信用。但這不過是時間的問題，叫做「時間信用」(Time credit)，譬如杭州在三月交貨，大綸到五月付錢，在這兩個月當中是信用，所以他說有信用就有時間，無時間就不成信用。

他說信用決不能造資本，譬如杭州已將綢緞交給上海的大綸，綢緞是資本，那時資本當然從杭州到上海，倘信用也是資本，信用在杭州，豈不是同時在杭州亦有了資本嗎？杭州上海都有了資本豈不是一物同時能用嗎？譬如杭州的一匹馬已經借與上海人騎了，上海人有馬可騎，杭州人決不能同時騎馬了。若信用亦是資本，

杭州人與上海人可以同時騎同一匹馬了，天下決無此事。

這樣看來，二人的學說，似乎完全衝突了。

我們再來研究一下，我們曉得藥店的藥材，是到各處去收買的，所以中國藥店總說是「道地藥材」。現在譬如寧波是一引大藥材店，派人到溫州去收買藥材，溫州某甲賣藥材給收者，但某甲付貨給收者，收者並不當時付現錢，不過給某甲一張期票，寫明何時何日寧波的錢莊付某甲錢若干，到期某甲就可以去取錢。倘某甲不相信藥店，或錢莊，這種期票他就不要了。所以某甲須相信藥店或錢莊，這就是信用。但藥材是資本，藥材到了寧波，就是資本在寧波，某甲沒有了藥材，當然也沒有資本，信用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。時間問題，就是先交貨而後取錢，怎麼可以說是製造資本呢？這樣看來，克尼司的學說的理由也很充足。

但是我們不能說兩個人的學說是錯的，或者那一個是錯，那一個是對的，不過他們的觀察各有不同。梅克里奧特是研究銀行的，所以他在平日銀行上所見的着想。譬如本校向中國銀行取了鈔票來發薪水給教職員，教職員拿了這種鈔票，就可以當錢用。倘若本校自己寫了些紙頭，發給教職員，他們當然不要，同是一張紙頭，何以一種他們要的，一種他們不要呢？這就是銀行有信用，他們相信銀行，曉得這種紙頭拿出去可以當錢用。這樣，銀行因為有了信用，就可以發紙票當錢用，豈不是信用可以造資本嗎？有信用就有資本，豈不是信用就是資本嗎？梅克里奧特是研究銀行的，所以他從這點上着想。

克尼司則從商業買賣上着想，像我上面所說的寧波藥店派人到溫州某處去收買藥材，藥收到了，僅允許

拆票

兩個月後付款，兩個月到了，某甲就可以去取錢，這是時間的問題。所以信用有時間以爲要素，但不能製造資本。但是無論如何，二人的學說，看起來似乎不同，其實是相同的，不過他們二人的觀察，各有不同。

現在我們且將這二人的學說來批評一下。

克氏說：「有信用就有時間。」但有時却不必定要有時間，如兌換券就沒有時間，要求即付，無論什麼時候到銀行去取錢都可以的，這樣豈不是就沒有時間了嗎？

他又說：「一物同時不能兩用。」照我上面所講的收買藥材的例子看起來，固然很對，藥材既到了寧波，溫州人決不能再用了；但我們細細的研究下去，有的時候，一物同時亦可以兩用的。譬如某甲存錢在興業銀行裏，他要用錢的時候，就寫一張支票到各處去用，不必向銀行去取現錢，他的現洋，仍舊放在興業銀行裏不動，某甲拿了支票，在外頭可買物買貨，到處發生效力，同時他的現洋放在興業銀行裏當作銀行的準備金用，這樣一物豈不是同時二用嗎？由此看來，克氏的學說，就不對了。

現在上海的銀行借款給同業叫做拆票，是沒有抵押品的借款，銀行要用錢的時候，在兩天以外就可以將這種拆票收回，所以銀行又拿這種拆票當作第二準備金，這樣一方面錢莊拿了拆票去用，一方面銀行又拿來當作第二準備金，一物豈不是同時二用嗎？這樣就中國的情形看來，克氏的學說又不對了。

又如同業存款，上海的浙江銀行須預先存款在北京的某銀行，備匯兌的用，倘使某甲要匯款到北京去，就可以向浙江銀行買一張匯票送到北京的銀行去取，但是這同業存款，亦可當做第二準備金，既充匯兌又當第

二準備金，一物豈不是同時又二用嗎？由此看來，克氏的學說在中國又像錯了——但是研究下去，實在是不錯的。

梅氏的學說錯不錯呢？亦有錯的地方。

譬如某甲是無錫的米商，上海某乙要向甲買米，向銀行借款——銀行給鈔票——一萬與乙，乙交與甲，就將米交與乙，乙將米再轉運至外國，外國就付現洋給乙，乙將現款拿去還給銀行，取消以前的借款，銀行就將現錢去贖回他以前發出去的一萬元鈔票。銀行借款給某乙，是相信某乙，乙給鈔票與甲，甲要的是相信銀行，但是無論如何，究竟先有米，——資本——而後有信用，倘使沒有米，乙亦不會向銀行借款，銀行也不會給鈔票與乙，乙也不會給鈔票與甲，信用亦無從成立，故必先有資本（米）而後始有信用；若說信用可以造資本，那麼，豈不是先要有了信用而後才有資本——（米）——嗎？這是根本顛倒，豈不是大錯嗎？我們應該說資本製造信用才對咧。

這樣看來，二氏的學說都有長短。

克氏是個學者，研究商業的，所以從商業上的觀察而下斷語，梅氏是一個銀行大家，從銀行上觀察，倒底二人的學說都是一樣。

我們現在要把二人的學說，合在一起，成為中國的學說——就中國的情形而論，二人的學說，儘管可以合在一起。譬如先施公司到江西去買磁器，先施自己可以出一種期票給磁器店，磁器店就可以賣與江西的錢莊，

甲 → 乙  
↓  
銀

變成現洋，錢莊要錢用的時候，又可以將票送交上海代理店托其代收。——現在中國還沒有真正中央銀行，但無論如何，將來總會有的，如中國銀行，將來必定能夠成一中中央銀行，江西磁器店就可以在江西銀行貼現變成現洋，江西銀行如需款甚急，又可以在中央銀行重貼現變成現洋，這樣磁器店貼現可以用現金，銀行到中央銀行貼現，又可以用現金，這樣看來，對於梅氏的學說「信用就是資本」似乎不錯。因信用票據能夠變為現金，但信用能造現金，決不能造資本（詳後）對於克氏的學說「時間信用」亦不錯，因先施公司所出的是期票，不是現洋，一物同時不能二用，磁器當然同時不能二用，這樣二氏的學說就可以合起來了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磁器，沒有磁器就沒有期票，沒有期票就沒有貼現，也沒有時間信用了。我們研究銀行，須注意在這一點，銀行若借款給人家，須預先考查有沒有實在的貨物（Goods），倘沒有實在的貨物，而濫做放款，那就非常危險，倘真有貨的，就可以放心大膽借款，不要緊的——意料之外的災禍，如貨物被燒，另外又是一個問題，否則濫借款給人家，將來必定要起恐慌。

又如某工廠，其內容是不堪設想的，但外人皆不知道，所以其股票時價不跌，主持工廠者又多方造謠，使股票時價漸高，遂以股票向銀行抵借款項；因票價提高可以多借，一面借出，一面又將所借數目作存款，可以憑支票提取。支票可以當現金用，是信用可以造成現金。以後工廠的內容，逐漸洩漏，外人都知其股票不值錢。股票的時價一落千丈，銀行急來索債，他的支票不能流通，即不能當錢用，是信用可以成現金，沒有信用就沒有現金了。但信用何從而來？就此一例看來，可知其從資本而來，工廠內容空虛，因其資本缺乏，資本缺乏，股票當然跌價，借

款當然收回，支要當然不能當錢用；是信用可以造現金而資本可以造信用，沒有資本就沒有信用，沒有信用就沒有現金了。如工廠開支甚大，出貨不能暢銷，是完全一蝕本的事業，其已有之財產不甚值錢，是其資本已甚缺乏，內容十分空虛，外人一知其真相信用頓失，不能當錢用；是信用不能造現金的原因在資本缺乏可知。資本可以造信用，信用可以造現金。梅氏謂信用可以造資本，實大錯而特錯。但梅氏之意，資本二字與現金二字互用，現金視同資本，故云信用可以造資本。

借款的可靠與否，在簿記上是看不出來的，要使銀行不危險，簿記統計是沒有用的，簿記不過是一種手續，要曉得將來的變測，非從全體上打算不可。

總之，要防止將來的恐慌，必須要謹慎從事，先要考察實在是否有貨物，是否能夠暢銷，然後再借款。若有貨而不能暢銷，等於無貨，無貨即等於無資本。

有時有貨物亦會有恐慌，譬如一塊好田，平日無水無旱，田主向銀行借款，銀行付款給他，當然安然無事。但是倘若有人要到蒙古去造鐵路，向銀行借款，倘若這條鐵路造好後，生意不好，款子收不回來，銀行豈不是要起恐慌嗎？

又譬如有人要到某處去開礦，向銀行借款，倘若礦開出來不好，款子又收不回來，銀行豈不是又要起恐慌嗎？所以貨物亦要細細的考察，究竟靠得住靠不住。

以上所說的四種事業，第一種磁器業，當然在商業銀行範圍之內；第二種耕種業，在德國日本為農工銀行

應做之事，但在美國商業銀行亦可以做；但無論如何第三種之鐵路建築，與第四種之開採礦產，均非商業銀行應有之事；因這種事業，究竟可靠不可靠，實一疑問。但欲使國家發達，其人民必須有冒險性；否則，築路開礦等大事業無人去做，尙復成何國家，西人謂社會的進步，根於進取性，良非虛語。此由看來，社會必先有冒險性與進取性，而後方有進步；而商業銀行不能做冒險的事，豈不是成了一種難解決的事情了嗎？今日時候已遲，如何解決，請待下次演講時指出。

## 第一次

前次所講的結果是：

先有貨物然後纔有信用，信用能够造成現錢，所以銀行放款一定要有貨物。

譬如：

甲賣貨物給乙，甲寫一張匯票(Bill of exchange)給乙，乙就簽字承諾，一月後付錢；如果甲一時要錢，而期限還沒有到，於是甲就拿這張定期匯票到銀行裏去貼現(Discount)，換現銀，銀行裏看見了票上有確實的貨物，就付款，倘沒有貨物，所出匯票成爲空票機，銀行斷不肯冒險貼現。

但是照這個樣子看起來，商業銀行都要有靠得住的事方纔肯做，靠不住的就敢做，那麼世界怎麼進步呢？

譬如：

我們到蒙古去開礦，是一件最靠不住的事，因為資本家必定先要拿本錢去買機器，雇礦工，然後纔能够動手，成功與否尚不可必；如果要是照銀行先有貨物然後放款的規程去做，豈不是蒙古的礦永遠不會發現了麼？世界永遠沒有進步了麼？所以這次的學說，是和前次的衝突的，因為商業銀行爲謹慎起見，必須先見貨物，而後始敢放款，若到蒙古去開礦必須先帶資本，而後始能見貨物，豈不相反嗎？我們怎麼樣去調和呢？現在大略說說：世界上有錢的大資本家，眼光都很遠，像美國的鋼鐵大王，煤油大王等，都有計算未來的能力；但是我們亦斷不會次次成功，總有幾次失敗的。像這次歐洲大戰前一二年，他們開礦，不料到開戰後，礦工都當兵去了，於是礦也開不成，油也不能夠運到外國去，大蝕其本！但是事前他們怎麼能够料到呢？這是不過冒險罷了，冒險是能够進步的。就像新文化運動，若是沒有陳獨秀，胡適之等冒險，怎麼會有今天的成功呢？所以如果都要像銀行這樣的小心，那麼世界上也永遠不會有新發明了。

從前澳洲 (New Zealand Australia) 某地方，有一塊金礦叫 Thomas Gold Field，起初礦學專家都去看過說沒有金礦，但是後來有幾個資本家偏要去冒險，竟開到許多的金子。現在歐美各國的金子，差不多都是從那裏來的。所以從前歐美各國用「金本位制」(Gold Standard) 的很少，現在已經很多的了。要是從前沒有這幾個資本家去冒險，那麼就現在金子一定要不夠，用「金本位制」的國永遠不會增多。所以我們中國若是要想改「金本位制」，非有幾個冒險家不可！

關於危險 (Risk) 這個問題，我去年在北京大學曾經講過。我說：世界上無論什麼都有危險，有了危險纔能

够有進步；但是實在危險在天然一方面，是並沒有，危險不過是一種心理（Minds）作用罷了。

像銀行對於無貨放款，在天然上並沒有什麼危險，不過他們的心理上以為危險罷了。

又像有兩個人騎馬，一個會騎的，奔走得很快，並沒有什麼危險，而一個不會騎的，連上去都不敢，他以為很危險了。

又像造一座高房子，匠人立在屋頂上造，並沒有什麼危險，而在我們不會造房子的人看起來就覺得很危險了。

又像我們開礦，因為未開以前不曉得究竟有沒有礦，所以覺得危險，而在上帝，他曉得的，就覺得沒有危險的。

又譬如像哥倫布（Christopher Columbus）從歐洲尋覓新大陸，當時他在海裏又不曉得方向，路徑，晴陰，風雨，當然很危險；現在我們出洋，有指南針——可以指示方向，有英文台——可以曉得風雨；有無線電報——可以通消息；便利如是，當然沒有危險了。

所以危險在天然上是完全沒有的，都是在人的心理作用上；世界上要有學識（Knowledge），有經驗（Experience），就沒有危險，反是，就有危險。

像銀行裏請一個經理，如果他是有學識，有經驗的，銀行裏就不會有危險，反是，就要有危險。但是有了學識，經驗，只能夠減少危險，決不能消滅危險，因為未來的事是料不到的。